



月是故乡明



1267/157



月是故乡明

—台湾散文选

斯 钦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2102



时 事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

842102

月是故乡明
—台湾散文选
斯 钦 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 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海淀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5 字数：198,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0

统一书号：10225·002 定价：0.80元

编 者 的 话

台湾同祖国大陆隔绝三十一年来，台湾广大人民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有识之士，无时无刻不怀念祖国大陆的山川风物和亲属故旧。因而，爱国、怀乡、思亲，一直是台湾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这本选集共收辑了五十一位作者的六十四篇散文。这些散文的作者，包括专业作家、著名学者、公教人员、退伍军人、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以及从台湾旅居海外的作家、学者等。这些作品，大多感情充溢、文字生动、描写细腻，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台湾广大人民要求同祖国大陆实现统一、同亲人团聚的迫切心声，要求台湾同大陆间自由来往、互通信息的热烈愿望。的确，这种长期隔绝的状况再也不应继续下去。我们希望台湾骨肉同胞同大陆人民一起，共同努力来拆除这人为的藩篱。我们编辑这部书正是为了促进台湾同祖国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了促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这一崇高目的而添砖加瓦。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有关作者的情况，我们在大多数作品的后面附有作者的简介，手中没有资料的则付阙如。

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散文选》中选用过的作品，本书均未选用。

由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有限，水平不高，编辑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斯 钦 1981 年 2 月

目 录

中国·中国啊!	朝	1
愁乡石	晓	5
乡心	肖	10
芝城之行	夏	12
春愁	呼	20
家	庄	23
哑了的云雀	丁	24
巷西桥的黄昏	丁	28
三分春色一分愁	丁	32
一抹蓝色的秋日	丁	34
乡野的季节	司马中原	38
乡思井	司马中原	54
故乡	归人	65
秋收	归人	73
那望乡的伙伴	雪韵	80
思我故乡	任真	85
北平的街道	梁实秋	93

柳	刘	97
打堂锣的客气的人	刘	100
芦沟桥的狮子	谢冰莹	105
沃野千里忆故乡	吴长波	108
故乡的民性	杨念慈	118
烟台的风景	高清心	121
嘉祥县境游人多	赵立成	126
花香满城忆苏州	范约翰	128
平凡而不平凡的白鹤江	薛光前	132
元宵灯节忆故乡	姚威	137
兴化——杭州——余姚	阮毅成	142
江南柳	阮毅成	147
龙灯忆旧	石欲之	151
故乡奉化农村生活琐拾	陈震旦	157
故乡菜根谈	张拓芜	162
道不完的乡情	王武刚	168
无药可治思乡病	汤为伯	170
忆长沙	钟义均	172
故乡是传统铸成的	彭邦桢	175
月是故乡明	王轶猛	181
故乡别恋	呼啸	188
武夷九曲	董直	191
山水灵穴谈故乡	沈普生	198
巴达维亚和岭南	廖祥兴	200

江南之恋	雷也同	203
雾·温泉	吴癡	206
一株老梅	孟瑤	211
富顺风物琐忆	易劲秋	216
忆兰州	田炯锦	222
长白山之夏	梅济民	230
飘零	呼啸	237
四月的哀思	呼啸	242
压岁钱	琦君	245
髻	琦君	252
母亲的智慧	子敏	258
纺车	张拓芜	264
失楼台	王鼎钧	268
心灵踱步	张秀亚	274
老和叔	杨乃藩	279
雪人	杨念慈	287
听鸟	吕大明	291
庭前有莲	章江	294
归来	吴宏一	300
冬郊	白辛	302
乡愁	黄森松	309
心隅的故乡	郑韵初	313
乡愁	邱家文	315

中 国·中 国 啊！

翱 翱

去许什么愿都是徒然的，去承诺什么亦不过对别人增加一份虚伪，定自己一层忧虑。他们坚持的问我——为什么你一定要回中国？这儿是亚美利加，这儿没有中国人、欧洲人，这儿只有美国人。我说，你不明白，因为你不是中国人，我说，你也不明白，因为你已不再是中国人；我说，其他的人都不明白，因为他们都曾经爱过，但都只是爱他们的配偶或家庭。中国啊！中国，去爱你并不就是去捐款、去宣扬中国文化、去日本领事馆示威。中国，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泥土上的每一个人，我爱你所以我要和你一起吃风饮霜，当然，我一再重复说，所有现在的许愿和承诺都是徒然的，而当然，因为我常自觉伟大，一切的愿望必定成真，所以我愿你们相信。

而那时，我也曾模糊的爱过，真正的恨过。他们说，你那时恨他为什么还那么爱他：有两次，第一次他们在桌子上把我分尸，每一张选我做杂志社的总经理的选票都是一张利刃，令凯撒心痛；第二次，我拿着那本护照流泪，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终被承认是一个中国人却不能随时回去中

国，真是最大的荒谬，而中国，你是我的情人，我不要和中国荒谬，而今夜最荒谬的是，一个无国籍的中国人竟然是最爱中国的人。

中国，我没有半点痛恨和后悔。

于是，他们围着桌子又兴奋又陌生的吃完团年饭，他们饮着威士忌白兰地杜松子伏尔加，那个从纽约来的女小说家说她已喝得满脑都是莫札特，我说我却是一眼睛的满江红，她说满江红是什么，我说满江红是中国一曲唱不完的调子，从宋代流泻落民国，可惜在这儿的中国人都不太爱听，在这儿，和很多地方一样，姚苏蓉妩媚过斯义桂。她又说，姚是谁斯是谁，我说你通通都不懂，他们通通都是中国人。

我说美国人通通都不懂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渴望要做一个中国人，我说你们通通都不懂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是怎样的不可能变成一个美国人；她喝了一口酒，眯着眼睛悄声而诚恳的说，告诉我，你不是真正的要回中国吧，我说，在英文里还有一个比 Positively 更强的字吗？如果有，请告诉我让我拿来做答案；她说，我真不明白，难道你的皮肤真的异于我的皮肤，全世界都应该是一个国家，是一种人。

中国，中国啊！全世界不可能只是一种感情。我说，在那个时候中国的丈夫很多都是浪子荡子，外出不归，妻子最大的痛苦表达亦只不过是闺怨，今日，你们的妇女解放运动高喊烧掉乳罩的口号，一定目瞪口呆又大喊“怎么可以”，是不可以的，但这是一种感情，就象我是中国人，嫁给了中

国，一生一世都是中国人，要我变节改嫁，除非是我死了，再生为外国人。

还有，要父母也是外国人，那才甘心。我的女儿是美国人，我的妻子是越南人，我是无籍的中国人，但我们统统都是中国人，不像他们动不动就撕国旗，烧银行。

他们问我星期六要不要游行，示威，我说不要，我绝对相信那一腔愤怒的热诚，但我不要在海外抗议一辈子，中国，中国啊！如果抗议的人回来，你说有多少双拳头！可是，可是，中国，中国啊！中国，这里有很多人只会在国外拼命做中国人！譬如，说北京腔，说着用标准罗马拼音的国语，请你大声的告诉我，中国，大江南北，是不是说标准国语就是标准的中国人。譬如，年三十晚，广发请柬，宾客盈百，红须绿眼，鸦声鹊语，嘈嘈杂杂，中国被装扮成那只中国街插上羽毛作为杂碎招牌的彩凤，新年过后，是游行，是抗议，是中国人的事，那儿可以落后，尤其是在美国拼命要做中国人的中国人。

有这么一些时候，我说，他们负剑散发浪荡江湖，他们忍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和生命的重要，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愚夫村妇，因为他们清楚知道自己不是愚夫村妇，所以便不急于做侠士英雄，他们落泊，因为他们计划得太多，他们忽略生命其他的奋斗，最后一搏，宝剑如长虹出鞘，封喉见血，立分高下；偶然有这么一些时候，他们披发抚琴，北望神州，长叹而泣，泣而后歌，其歌曰：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
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兮，
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翹 翊：

台湾旅美作家。本名张振翹，另有笔名张错，广东惠阳人，1943年生，台湾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毕业，获美柏罕扬大学英文系硕士，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著有《第三季》、《鸟叫》、《洛阳草》等散文。

愁 乡 石

晓 风

到“鹅库玛”度假去的那一天，海水蓝得很特别。

每次看到海，总有一种瘫痪的感觉，尤其是看到这种碧入波心的、急速涨潮的海。这种向正前方望去直对着上海的海。

“只有四百五十海哩。”他们说。

我不知道四百五十海哩有多远，也许比银河还迢遥吧？每次想到上海，总觉得象历史上的镐京或是洛邑那么幽渺，那样让人牵起一种又凄凉又悲怆的心境。我们面海而立，在浪花与浪花之间追想多柳的长安与多荷的金陵，我的乡愁遂变得又剧烈又模糊。

可惜那一片江山，每年春来时，全交付给了千林啼鴝。

明孝陵的松涛在海浪中来回穿梭，那种声音、那种色泽，恍惚间竟有那么相象。记忆里那一片乱映的苍绿已经好虚幻好渺茫了，但不知为什么，老忍不住要用一种固执的热情去思念它。

有两三个人影徘徊在柔软的沙滩上，拣着五彩的贝壳。那些炫人的小东西像繁花一样地开在白沙滩上，给发现的人

一种难言的惊喜。而我站在那里，无法让悲激的心怀去适应一地的色彩。

蓦然间，沁凉的浪打在我的脚上，我没有料到那一下冲撞竟有那么裂人心魄。想着海水所来的方向，想着上海某一个不知名的滩头，我便有一种嚎哭的冲动。而那里是我们可以恸哭的秦庭？那里是申包胥可以流七日泪水的地方？此处是异国，异国寂凉的海滩。

他们叫这一片海为中国海，世上再没有另一个海有这样美丽沉郁的名字了。小时候曾经多么神往于爱琴海，多么迷醉于想像中那抹灿烂的晚霞，而现在，在这个无奈的多风的下午，我只剩下爱情，爱我自己国家的名字，爱这个蓝得近乎哀愁的中国海。

而一个中国人站在中国海的沙滩上遥望中国，这是一个怎样咸涩的下午！

遂想起那些在金门的日子，想起在马山看对岸的角屿，在湖井头看对岸的何厝。望着那一带山峦，望着那曾使东方人骄傲了几千年的故土，心灵便脆弱得不堪一声海涛。那时候忍不住想到自己为什么不是一只候鸟，犹记得在每个江南草长的春天回到旧日的梁前，又恨自己不是鱼，可以绕着故国的沙滩岩岸而流泪。

海水在远处澎湃，海水在近处澎湃，海水徒然地冲刷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羞耻。

我木然地坐在许多石块之间，那些灰色的，轮流着被海水和阳光煎熬的小圆石。

那些岛上的人很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他们在历史上从来不曾辉煌过，所以他们不必痛心。他们没有骄傲过，所以无须悲哀。他们那样坦然地说着日本话，给小孩子起日本名字，在国民学校的旗竿上竖着别人的太阳旗，他们那样怡然地顶着东西、唱着歌，走在美国人为他们铺的柏油路上。

他们有他们的快乐。那种快乐是我们永远不会有也不屑有的。我们所有的只是超载的乡愁，只是世家子弟的那份茕烛。

海浪冲逼而来，在阳光下亮着残忍的光芒。海雨天风，在在不放过旅人的悲思。我们向那里去躲避？我们向那里去遗忘？

小圆石在不绝的浪涛中颠簸着，灰白的色调让人想起流浪者的霜鬓。我拣了几个，包在手绢里，我的臂膀遂有着十分沉重的感觉。

忽然间，就那样不可避免地忆起了雨花台，忆起那闪亮了我整个童年的璀璨景象。那时候，那些彩色的小石曾怎样地令我迷惑。有阳光的假日，满山的拣石者挑剔地品评着每一块小石子。那段日子为什么那么短呢？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预见自己的命运？在去国离乡的岁月里，我们的箱箧里没有一撮故国的泥土。更不能想象一块雨花台石子的奢侈了。

灰色的小圆石一共是七块。它们停留在海滩上想必已经很久了，每一次海浪的冲撞便使它们更浑圆一些。

雕琢它们的是中国海的浪头，是来自上海的潮汐，日日

夜夜，它们听着遥远的消息。

把七块小石转动着，它们便发出琅然的声音，那声音里有着一种神秘的回响，呢喃着这个世纪最大的悲剧。

“你拣的就是这个？”

游伴们从远远近近的沙滩上走了回来，展示着他们色彩缤纷的贝壳。

而我什么也没有，除了那七颗黯淡的灰色石子。

“可是，我爱它们。”我独自走开去，把那七颗小石压在胸口上，直压到我疼痛得淌出眼泪来。在流浪的岁月里我们一无所有，而今，我却有了它们。我们的命运多少有些类似，我们都生活在岛上，都曾日夜凝望着一个方向。

“愁乡石！”我说，我知道这必是它的名字，它决不会再有其他的名字。

我慢慢地走回去，鹅库玛的海水在我背后蓝得叫人崩溃，我一步一步艰难地摆脱它。而手绢里的愁乡石响着，响久违的乡音。

无端的，无端的，又想起姜白石，想起他的那首八归。

最可惜那一片江山，每年春来时，全交付给了千林啼鵙。

愁乡石响着，响一片久违的乡音。

后记：鹅库玛系冲绳岛极北端之海滩，多有异石悲风。西人设基督教华语电台于斯，以其面对上海及广大的内陆地

域。余今秋曾往一游，去国十八年。虽望乡亦情怯矣。是日徘徊低吟，黯然久之。

晓风：

台湾女作家。本名张晓风，另有笔名桑科，江苏徐州人，1941年生，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现任教于台湾阳明医学院、东吴大学、文化大学等校。著有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剧本《画》、《第五墙》等。